

《夜色温柔》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顾颖, 费雪

(常熟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熟 215500)

【摘要】《夜色温柔》是菲兹杰拉德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通过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从“文本的历史性”及“历史的文本性”两大方面解读《夜色温柔》,揭示出爵士乐时代的历史和《夜色温柔》小说文本的相互影响作用。

【关键词】菲兹杰拉德;《夜色温柔》;新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3-0058-03

弗兰西斯·斯科特·菲兹杰拉德是美国20世纪“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是“爵士乐时代”的桂冠诗人。他醉心于繁华的灯红酒绿,更将自己在其中的体会与痛苦融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借文学作品来揭开爵士乐时代浮华面具下空虚的心灵世界。《夜色温柔》作为菲兹杰拉德的最后作品,带有浓烈的自传体色彩。该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些富裕的美国青年前往法国的花花世界享受生活的乐趣。精神病医生迪克与影星罗斯玛丽的婚外情将迪克原本脆弱的婚姻引上歧途,同时也将其婚姻中不为人知的秘密暴露了出来。在《夜色温柔》中,菲兹杰拉德通过温柔的笔触和动人的叙事,使爵士乐时代年轻人难逃欲望之掌的空洞灵魂跃然纸上。小说以物质的享乐、迷茫的自我和幻灭的梦想为主题,揭露了金钱至上、泯灭人性的残酷性。小说中具有诗意的描写和浪漫主义的感伤,配上冰冷残酷的现实主题,给人以强烈的对比和震撼,也给读者以爵士乐时代的写照。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从“文本的历史性”及“历史的文本性”两大方面解读《夜色温柔》,揭示了爵士乐时代的历史和《夜色温柔》小说文本的相互影响作用。

一、新历史主义基本理论

1972年,格林布莱特第一次使用了“新历史主义”一词,标志着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形成。至此,历史与文学的内在联系被挖掘出来并踏上了历史舞台。

新历史主义诞生之初,便从一种前所未有的角度剖析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从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人们在分析和评论文学作品之时,应将各类可能影响文学创作的社会背景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这包括了政治力量、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等。在新历史主义学者的眼中,世界上没有第一手的历

史资料一说。他们认为任何记录历史的过程与创作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他们眼中,历史事件的记录经过叙述的润色,已不复物质性的真实,是一种尚未发掘出本质的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创作。简言之,历史延伸了文本而文本浓缩了历史。所以,与传统的旧历史主义相比,新历史主义更着眼于社会、文化与精神内在的本质问题,使人们思考并提出质疑。

文学批评中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运用主要体现在“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这两大方面。“文本的历史性”指出了文本缩写历史,文本必定带有历史的印记和时代的影子,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特征。文本是一种结合了政治、文化、意识和自我的创作。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它贯穿其中又感化群众;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它记录事件又再现场景;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它回顾往昔又融入现代。“历史的文本性”则侧重于获得第一手史料的不可能性。历史被主观的人记录就必然带有个人的理解和叙述成分。具有文学创作色彩的历史不再具有社会现象的物质性,而是一种对于人类主观性的探索。这一概念其实等同于主观化的过程。一方面,主观化通过赋予个体以主观性,启发民智;而另一方面则指感化教育大众以便服从统治。

二、从“文本的历史性”看历史上的爵士乐时代

所谓的“爵士乐时代”,是指那一个诸神皆死、信仰皆塌而金钱万能、欲望无边的堕落年代。那不仅仅是一个奇迹与美学迸发的年代,更是传统与保守的清教徒道德观土崩瓦解,而被纵欲享乐的金钱至上主义所取代的年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爵士乐音乐和舞蹈盛行一时,风格热情独特,吸引了许多渴望逃离残酷现实的年轻人。他们将爵士乐视作反抗传统文化的武器,怀着对奢华世界的向

收稿日期:2013-06-18

*基金项目:常熟理工学院2013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重点资助课题(项目编号为WK1339)。

作者简介:顾颖(1981-),女,江苏常熟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往,沉醉在歌舞升平和心灵的迷失之中,试图借此忘却现实的残酷与烦恼。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们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上帝不再如以前那样虔诚,开始学会及时行乐,追求奢靡及挥霍无度。此外,他们发现酒能解忧,而不清醒正是他们所要追求的状态。对于他们来说,这片刻的逃离现实是他们愿意拿一切东西来交换的。他们逐渐迷失自我,在现实的人生中缺乏相应的定位及奋斗目标。小说中青年一代追求享乐、麻木生活的状况正是那个时代悲剧的见证与记载。

此外,菲兹杰拉德在小说中通过展现一个精神病医生的内心世界和生活遭遇,将自己在生活中遭受的痛苦与磨难释放出来。故事中所暗藏的他个人的经历,都是他一次次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与抉择。通过文学手法的美化润泽,更是将一个个体的不幸上升为整个人类共有的痛苦。所以历史上的爵士乐时代还可以从菲兹杰拉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中找到印记。他出身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古老的家族。虽然历史悠久,但到了菲兹杰拉德这一辈上已经是家道中落了。父亲近乎严苛的守旧和母亲极度膨胀的虚荣心,财政屡屡赤字的家庭状况使他在年少时代便对贫穷产生了恐惧。普林斯顿的求学经历使他渐渐展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加上他对于贫富差距和社会风气的洞察,他笔下的年轻一代个个都栩栩如生、狂傲不羁。菲兹杰拉德一生追求富贵与功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妻子的影响。对于菲兹杰拉德来说,两人初遇时泽尔达的爱就标价不菲。对于泽尔达来说,可观的财富是婚姻能够维持并继续下去的必要条件。而当时的菲兹杰拉德收入微薄,默默无闻,难以许她一个辉煌的未来。泽尔达难以忍受他的贫穷,也接受不了看不见的未来。她断然离去,徒留他一人伤心。经过这番的痛苦,菲兹杰拉德意识到,在那个年代,金钱能够为生活指路,唯有金钱,才能实现玫瑰色的浪漫之梦。痛苦之中,菲兹杰拉德把对金钱和名望的渴求注入到文学创作中。1920年,他的首部巨作《人间天堂》使他红极一时,终于凭此抱得美人归。泽尔达随之成为了当时的偶像。她年轻动人,一度被视作爵士乐时代的代表女性。但她与菲兹杰拉德的婚姻并不如众人期许的那样童话又诗意,而是处于挥霍无度、酗酒及精神失常的痛苦之中。

菲兹杰拉德是一个时代悲剧性的人物。他自身对文学创作的追求来自于现实生活中对金钱和名誉的渴求。他急于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又急于

用爱情的挫折逼迫自己摆脱贫穷。声名鹊起之前他为自己的无闻感到自卑,大红大紫之后他醉心于灯红酒绿之中麻痹自己。他置身其外又置身其中的经历正是他小说成功又真实的原因,更是他自身悲剧与小说中人物悲剧吻合的原因。

三、从“历史的文本性”看《夜色温柔》中的爵士乐时代

菲兹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揭示了现实与梦幻的强烈对比。现实是茫茫夜色,无边无际,寒冷黑暗,而梦幻是玫瑰色的梦,温柔缱绻。爵士乐时代的许多特征都能在小说《夜色温柔》中找到共鸣。道德沦丧、灵魂堕落、自我迷失和爱情悲剧是小说的主题,更是时代的主题。

在《夜色温柔》中,所有的悲剧都能追根溯源到金钱至上的道德沦丧中去。罗斯玛丽是小说中道德沦丧的代表性人物。她为了声名鹊起平步青云,甘心放弃自己的爱情,献出自己的童贞。“数年的社交生活磨练和熏染了她,她变得老于世故,唯利是图。当她发现迪克已不见容于上流社会,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将一落千丈时,她毅然决然地将勉强爬上岸边的迪克丢至一旁,自己却高傲地去寻觅新的爱情猎物了。”^[1]而以沃伦家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将所有一切视为可以购买和占有的商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恰恰揭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荒谬和金钱主义。在小说中,上层阶级丑态百出。“生活在迪克周围的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都各有各的毛病和问题:巴比·沃伦是个极端自私的女人,喜欢异想天开,却又感情冷漠……音乐家艾贝·诺思是一个思想颓废,嗜酒如命的酒鬼……汤米·巴尔奔心肠冷酷,性格野蛮,没有政治信仰和头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者。麦基斯克有自我暴露癖……萝丝玛丽风骚冶艳,放荡不羁……”^[2]而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迪克在婚姻中逐渐迷失了自我。青年时的迪克坚持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并在完成自己的学业之后打算做“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3]。但或许在童年时“目睹他的父亲在贫困的教区苦苦挣扎,他在基本上淡泊的天性之外又萌生出对金钱的渴望”^[4]。于是迪克在富家女尼克尔的真情告白面前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份感情,虽然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他清楚地知道尼克尔对他的爱恋只是精神病患者的一种移情现象。是迪克心中暗自萌生的对上流社会的向往以及对美满婚姻的幻想使他不计后果地踏入到这一看似温柔富贵但却颓废迷丧的花花世

界中去。于是在婚后,迪克放弃了自己的医学研究工作,全身心地救治妻子,迫使自己成为一个充满希望、有责任感的勇者,并“想以健康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来医治和改善流行于上流社会的病态……他怀着这个梦想执着地进行了十多年的努力,目的是要将这个梦想雕刻成一件艺术精品。”^{[12]209}正如菲兹杰拉德急于成功,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努力写作最终抱得泽尔达这个美人归,迪克努力救治尼克尔正是要向上流社会证明自己的才智与杰出。然而,他的牺牲与无私始终无法得到回报与认可。他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融入到上流社会中去。迪克始终被上层阶级视为一件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已。最终,迪克摆脱不了现实的残酷和悲剧的命运。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学者玛丽·伯顿所说的那样:“美国男人,无论多么明事达理,多么训练有素,多么超然公允,都无法使自己摆脱美国梦——精神病。……精神分析者,治愈别人的人,‘梦幻世界’的矫正者成了梦幻世界本身的牺牲品。”^{[13]30}所以妻子的病一旦治愈,迪克便无任何价值了。“这个病例已经了解,戴弗医生没事干了。”^{[13]407}迪克坦然地接受了这样的结果,默默地回到美国的家乡小镇上度

过了自己的余生。可见,“迪克的生活经历就是美国‘爵士乐时代’的真实写照,他的悲凉结局也象征着‘美国理想’的荒唐可笑和必然的最终破灭。”^{[12]213}这份双方阶级地位悬殊的爱情终究得不到善终。所以,迪克夫妇婚姻的破裂并非意外,而是金钱至上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的爱情悲剧。

四、总结

作为爵士乐时代的缔造者,菲兹杰拉德倾其一生心血,用生动地笔触记录了那个时代光鲜外表之下年青一代心灵上的彷徨与空虚,深刻地揭示出了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金钱至上、物质第一的残酷本质。通过强调时代背景对于小说文本的塑造作用和小说文本对于历史的重新阐释意义,揭示出历史与小说文本之间的真实关系。所以,菲兹杰拉德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通过《夜色温柔》重现了历史,更体现在他创造出了包含时代真义的经典之作。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小说文本,并非发思古幽情或意图再造历史,旨在挖掘小说审美的历史意义并提供研究历史的另一种角度,并为后来研究者探寻文本和历史的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提供一些可循的思路。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熊容斌,张勤.走出温柔而富贵的牢笼——《夜色温柔》中自我放逐主题评析[J].国外文学,1997,4.
- [2] 吴建国.菲兹杰拉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3] 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M].巫宁坤.唐建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 [4] Burton, Mary E.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of Dr. Diver in Modern Critical Views[C].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5.
- [5] Fitzgerald, F. Scott. Tender is the Night[M]. Simon&Schuster, 1995.
- [6] Vesser, H. Aram. The New Historicism[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7] Brucoli, Matthew J. Some Sort of Epic Grandeur: The Life of F. Scott Fitzgerald[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2.
- [8] Brucoli, Matthew J. Reader's Companion to F. Scott Fitzgerald's Tender Is the Night[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 [9] 张勤,熊容斌.逃离理想王国走向本体的回归:评《夜色温柔》的悲剧审美意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9, 10.

A Survey of *Tender Is the N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GU Ying, FEI X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Jiangsu 215500)

Abstract: *Tender Is the Night* is one of Fitzgerald's most important novels. The theory of New Historicism is applied to interpret *Tender Is the Night*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historicity of text”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and thus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in Jazz Age and the text of *Tender Is the Night* is revealed.

Key words: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Tender Is the Night*; New Historicism

(责任编辑:张俊之)